

XIANDAI BEIJING
XIA DE ZUQUN
JIANGOU

纳日碧力戈◎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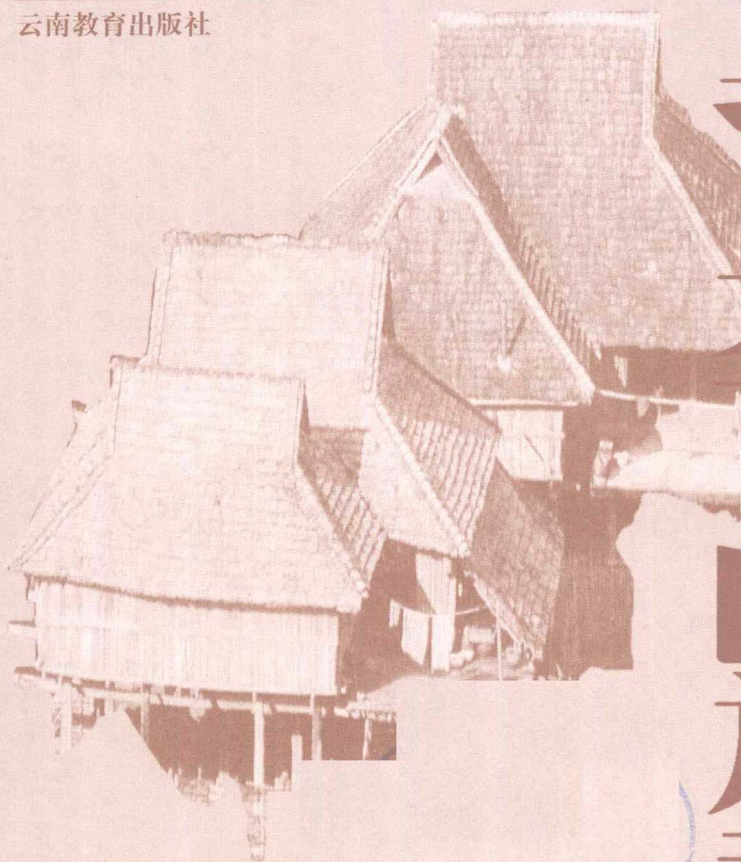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XIANDAI BEIJING
XIA DE ZUQUN
JIANGOU

纳日碧力戈◎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纳日碧力戈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9.12

I. 现 ... II. 纳 ... III. 族群—研究 IV. C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5103 号

责任编辑	张 强
封面设计	向 炜
责任技编	荣 璟
书 名	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
著 者	纳日碧力戈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 - 5415 - 1790 - 9/C·7
定 价	20.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民族文化与多元一体》和1996年国家人事部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重点资助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关系新观察》的研究成果，重点介绍和讨论了国内外的族群理论，突出前沿，填补了国内族群理论研究的空白。

本书在辨析族群、种族和民族的名实源流的同时，介绍了国外族群理论，对族群作新的观察和分析；在讨论中国族群观念的时候，分析了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强调了种族、族群和民族的互相渗透；还深入分析了语言和族群文化、民族与国家、多元一体与民族主义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族群生活方式的变迁；最后，展望了族群理论的一些新视角和发展趋向。

族群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超强的生命力，也具有非凡的可塑性；容易适应“国家话语”，为多种社会冲突和社会革命提供了动力，既给人类带来希望和信心，也同样容易引起兵戎相见。族群研究要通过揭示族群的本质和演变，使人们超越偏见，增加宽容，让国际和平多几分希望，这，就是本书用意所在。

ABSTRACT

The book approaches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 (nationali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minologies and their reference, with an eye on new phenomena that are reflected in widespread ethnic theories outside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Chinese notions of ethnicity, which is followed by a background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ity Identification Project and the Minority Regional Autonomy Policy in China. A final touch is put on reflexive approaches to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ethnicity, which may influence futur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s a special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ethnicity endures with extremely powerful vitality, providing momentum for a variety of social conflict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It brings hope and confidence as well as disasters and deaths to mankind, and challenges both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rationality.

Being a metaphor for family, ethnicity possesses extraordinary resiliency, can either afford to an easy adaptation to 'nation-state' discourse or fall out with it, and even to the extent of wa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should lay bare its nature and vicissitudes, helping people overstep prejudice and increase tolerance, and bring more hope to international peace.

目 录

第一章 族群的解析	1
第一节 族群、种族与民族：名实之辨.....	3
第二节 族群的结构、符号和实践	12
第三节 族群新观察	27
第二章 族群理论诸说	44
第一节 族群原生论	45
第二节 族群现代——想像论	53
第三节 族群神话——符号丛论	59
第四节 族群边界论	62
第五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族群理论	66
第三章 中国的族群观	87
第一节 种族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87
第二节 种族、族群和民族的互渗	93
第三节 民族识别	105
第四节 民族区域自治	110
第五节 现代背景下的中国民族	119
第四章 语言和族群文化	134
第一节 语言的性质	134

第二节	语言和族群思维·····	136
第三节	语言、图腾及其禁忌·····	138
第四节	语言、咒语和神话·····	140
第五节	语言和姓名·····	147
第六节	语言强势与政治操作·····	164
第五章	民族与国家·····	188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国家政治·····	188
第二节	全球开放与国家疆界·····	195
第三节	隐喻和转喻的跨文化置换·····	199
第四节	理想与现实·····	205
第六章	多元一体的评析与民族主义的讨论·····	208
第一节	族群与国家多元一体的人类学背景·····	208
第二节	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概念分析·····	211
第三节	民族的构建与流动的境界·····	222
第四节	对民族主义理据的商榷·····	229
第五节	族群社会记忆与民间信仰·····	234
第七章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族群生活方式变迁·····	241
第一节	生活方式变迁的理论：背景·····	241
第二节	民族学界有关社会生活方式 变迁的研究·····	244
第三节	乡土知识与社会习惯·····	252
第四节	作为象征体系的传统生活方式： 中心向边缘的传输·····	268
第八章	结语：族群研究的文本化·····	273

第一节	族群研究与田野调查	274
第二节	族群研究与族群研究者	275
第三节	族群研究的反思	281
第四节	族群研究的趋向	290
后 记		297

CONTENTS

CHAPTER ONE

THE INTERPRETATION OF ETHNICITY	1
Section One Ethnicity, Race and Nation: Terminology and Reference	3
Section Two Struction, Symbols and Practice	12
Section Three New Perspecture on Ethnicity	27

CHAPTER TWO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ETHNICITY	44
Section One Primordial Approach	45
Section Two Modernist and Imaginative Approach	53
Section Three Myth-Symbol Complex Approach	59
Section Four Ethnic Boundaries	62
Section Five Marxist-Leninist Theories	66

CHAPTER THREE

CHINESE NOTIONS OF ETHNICITY	87
Section On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tion of 'Race'	87
Section Two Conceptual Inter-Participation of 'Race,' 'Ethnicity' and 'Nation'	93

Section Three	The Nationality Identification	105
Section Four	The Minority Regional Autonomy	110
Section Five	Chinese Nationalities in Modern Times	119

CHAPTER FOUR

LANGUAGE AND ETHNIC CULTURE		134
Section On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134
Section Two	Language and Thinking Models of Ethnic Groups	136
Section Three	Language, Totem and Taboo	138
Section Four	Language, Incantations and Myths	140
Section Five	Language and Naming System	147
Section Six	Linguistic Hegemony and Political Management	164

CHAPTER FIVE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188
Section One	Ethnic Culture and National Politics	188
Section Two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195
Section Three	Cross-Cultural Replacement of Metaphor and Metonym	199
Section Four	Dream and Reality	205

CHAPTER SIX

ON NATIONALISM, PLURALITY AND UNITY		208
Section One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of Ethnicity, State, Plurality and Unity	208
Section Two	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its	

	Conceptual Analysis	211
Section Three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Shifting Boundaries	222
Section Four	Anti-Nationalism	229
Section Five	Ethnic Social Memories and	
	Folk Beliefs	234
CHAPTER SEVEN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LIFE STYLE IN CHINA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tion On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Style:	
	Theories and Background	241
Section Two	Studies on Transformation of Life Style:	
	Ethnology	244
Section Three	Folk Knowledge and Habitus	252
Section Fou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As Symbolic System:	
	From Center to Peripheral	268
CHAPTER EIGHT		
CONCLUSION: ETHNICITY STUDIES AND WRITING		
Section One	Ethnicity studies and Fieldwork	274
Section Two	Ethnicity studies And	
	Researchers of Ethnicity	275
Section Three	Rethinking Ethnicity Studies	281
Section Four	Directions of Ethnicity Studies	290
POSTSCRIPT		
		297

第一章

族群的解析

英语的族群 (ethnic group) 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中叶, 其中的 ethnic 一词源自希腊语 ethnos 的形容词 ethnikos, 本义“种族”(race)。它最初借入英语的时候表示不属于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异教, 也用来指外来者和“异类”。法语的 ethnique 表示同文同种、亲情维系的超国界共同体, 例如 l'ethnie française 就包括了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说法语的人^①。1933 年版《牛津英语辞典》还没有收录这个词, 只是在 1972 年的“增补”部分中才出现, 1961 年版《第三版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也收录了这个词^②。族群概念的使用和意义变化, 和美国的移民历史密不可分。首先, 现在的美国白人本身就是移民的后代, 他们的祖先最早遇到的是印第安人。其次, 近代史上欧洲人的贩奴运动, 把非洲的黑人带到了美国。最后,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出现了大量的

① 参见 Petersen W., Novak, M. and Philip Gleason. 1980. *Concepts of Ethnicity* (《族群概念》), pp. 1~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N·格莱泽、D·P·莫尼汉:《民族与民族研究》, 载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1 版, 1~27 页,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外国移民和船民。来到美国的少数民族先是要求消除种族偏见，对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一视同仁，后来又强调自己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希望求同存异。与此相应，美国的国内族群政策也经历了“同化”、“熔炉”、“多元”的几个阶段。所有这些都为“族群”的使用和变通提供了重要背景。它既可以指一种来自西方的社会哲学思潮，也可以指在这种社会思潮作用下发生的对于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分类，它具有“客体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里，族群所指的对象实体是一种内核稳定、边界流动的人们共同体，它为多种社会结构提供了象征力量，从国民国家到地方团体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族群也为社会实践提供了操作原则，并且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变成奋斗目标，成为区分敌友的分界。族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超过其他人类群体形式的可塑性、包容性、象征性、创新性、民众性和稳定性。族群可以和家庭乃至基因发生隐喻的联系，也可以和政党乃至国家认同，是家族和国家之间的现代桥梁。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都可以被族群所容纳，打上族群的标记。它的可塑性使它成为政治和经济操作的理想工具。族群的灵活、变通的性质是通过象征和创新来表现的，它在反映社会和人文现象的同时，也创造新“传统”，动员全民。族群和家族密切相关，它源于家族又高于家族。家族为族群提供的想像的或者实际的根据，使它的核心部分保持稳定。

尽管各种“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差异较大，利益也互不相同，但它们都在被贴上这个“标签”，这个词汇与它的所指，它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用法，仍然处在“磨合”之中，这是族群研究者需要随时提醒自己的一个重要事实：欧洲的族群不同于苏联的族群，美国的族群不同于中国的“民族”。但是，只要我们认真辨析，坚持对立统一的立场，“族群”仍然可以用作我们的分析工具，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节 族群、种族与民族：名实之辨

古今不同，地区差别和文化殊异带来族群意义的变化多样，而不同的族群价值观也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固然，社会和文化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族群的理解不同，但是，即便那些来自相同背景的人，也会有不同认识。此外，如马库斯·班克斯（Marcus Banks）所说，研究族群的着眼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相对于观察者来说，存在三种立场：一是“心中的族群”观（ethnicity in the heart），即被观察者认为族群性是生来具有的，是原生的；一是“头脑中的族群”观（ethnicity in the head），即被观察者对于族群性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有用的时候它就存在，没有用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一是研究者头脑中的族群观（ethnicity in the analyst's head），即“族群”不过是研究者用来做学问的工具，是一种概念，不一定是现实^①。

但是，不管我们采取哪一种立场，都会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同一个族群的人毕竟拥有“共识”：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命运相关^②。族群可以获得某些“自然”特征，如语言、服饰、住房、饮食、宗教、体貌等等，这些特征既可以同时发生作用，也可以单个发生作用：既可以是原生的，也可以是后来产生的（同化、强加、借入……），甚至可以是想像的、构建的、实用

① 参见 Banks, M. 1996. *Ethnolog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族群：人类学的建构》), pp. 185 ~ 18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② 这种认同涉及多种因素，其中包括感情、功利、操作和想像。这些因素既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交替出现或者单个出现。历史的发展、族群的不同和个人的差别，都会给这些因素带来变化和复杂性。

的。当然，族群心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他族观点与本族观点推动下的内部认同，具有持久稳定的能动作用。族群成员在互相认同的基础上，可以想像、改造乃至创造族群的特征或者标记，使之适应形势需要。民族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新生事物”^①，它既可以根据族群的政治、主权和领土扩展而来，也可以围绕一个核心族群形成多族“共和”，甚至可以是重新创造和想像的共同体。在英美语言中，民族还有国家的意思，我们有时翻译成“国民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代民族和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要依附在某个国家形式之上才能和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发生关系，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

种族本应当指一个人群的生物学特征，如肤色、毛发、血型、基因等等，但它和族群、民族常常发生交叉，为后者提供互相区分的直观根据，是族群（民族）研究不能绕开的一个主题。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不仅强调所谓雅利安人的纯洁血统，还强调纳粹德国的各种象征符号和政治权威，强化军事，推行侵略，是典型的族群、种族和民族在国家形式下合一的例子。近些年东欧连续出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清洗”，也是族群、种族和民族寻求国家形式的表现。目前社会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种族”，主要是有关的观念及其历史演变和应用。

族群研究始终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它的所指意义（价值）^②，一个是它的所指对象（实在）。如再考虑“族群”的所指意义和所指对象的发展变化，再考虑它的不同分布和特点，即如果把时间和空间因素也包括进来，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此

① 从“名”的角度说，英语中“族群”概念大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比“民族”概念晚。但是，如果从“实”处着眼，族群的历史就比民族要古老得多。

② 也可以说成是“范畴”（category）。

外，还不能不涉及族群与其他相关概念和所指的种种联系，只有弄清它们的“名”与“实”，只有比较好地把握它们在学科术语体系中的位置，才能着手进行族群理论的下一步研究。

最容易和族群相混用的概念是“种族”（“race”），任何语言中的“族群”概念都和“种族”联系在一起，在“血统”、“体魄”等“自然”特征上重合，有时会互相取代。

对于族群性的评价几乎完全可以建立在生物学或者纯粹的社会特征之上。黑人似乎处于前一种极端，因为他们在人们共同体的各群体中最具有体质差异；爱尔兰人处于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们最像本地的白人种系^①。

族群常常和种族心态发生关系，有可能在政治操作下成为种族歧视的根据^②。但是，“种族”、“族群”和“民族”作为学术概念，主要来自英语国家，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 and 文化的条件下产生的，在许多非英语国家还缺乏和这些概念严格对应的本土概念。即便是英语国家的“种族”一词，也存在科学与民俗的区别，也有时代和具体环境造成的差异。根据英国学者班顿（M. Banton）的说法^③，“种族”在英语世界的所指，有一个从“世系”（“lineage”）到“类型”（“type”），从“类型”再到“地位”（“status”）和“阶级”（“class”）的变化过程。西方世界有关种族与种族关系的知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欧洲。在“种族”一词开始出现在欧洲诸语言中的时候，人们已经对各种生命形式有了许多认识，开始对它们进行分类和解释。苏格兰人威廉·顿巴

① 参见 Warner, W. Lloyd and Paul S. Lunt. 1942. *The Status System of a Modern Community* (《一个现代社群的地位体系》), p. 7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 这里也包括由语言、衣食住行等自然要素组成的“单位”，具有排外亲内的功能和倾向。

③ 参见 Banton, Michael. 1987. *Racial Theories*, (《种族理论》) p.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尔 (William Dunbar) 的诗作 “Dance of the Sevin Deidly Sins” 第一次提到 “种族”。当时, 西方进入了 “《圣经》时代”, 亚当夏娃作为人类始祖得到崇拜^①。种族与血缘世系联在一起, 互相通用。在那个时代, “种族” 指的是具有共同祖先的人群或者动植物群, 它的自然意义压倒社会和文化意义。后来, 人们认识到更多的生命形式, 有关知识大量增加, 生物的分类不断细化, 得到广泛的认同, “种族” 被推向突出位置。著名的 “人类学之父” 德国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首次将人类划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亚美利加人种和马来亚人种等五大人种, 影响至今。

在 “种族” 作为 “世系” 的阶段上, 人们注意各种生命形式的知识, 讨论它们的分类和解释, 关心如何使用 “种族” 一词。在 “种族” 作为 “类型” 的阶段上, 有关 “种族” 和 “种族” 关系的知识占据了突出位置。19 世纪初西方流行的观点是, 同种相亲, 异类相斥, 种族关系具有生物学基础。1800 年, 比较解剖学的创立者、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叶 (Georges Cuvier) 提倡研究不同人种之间的解剖学特征^②。他强调类型的重要性, 认为属和种是稳定的类型学单位, 属于类型范畴。他把人类 (Homo Sapiens) 归入脊椎动物类, 下分三个亚种: 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埃塞俄比亚人种^③。费城医生塞缪尔·乔治·莫顿 (Samul George

① 参见亚当 (Adam) 本义为 “出自泥土” 或 “被造者”、“人”。最初,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泥人并在他的鼻孔中吹入生气, 赋予他生命和灵性, 这个被造者就是亚当。上帝让亚当管理伊甸园, 还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了夏娃; 夏娃受蛇的诱惑与亚当偷吃禁果, 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生下该隐、亚伯和塞特三个儿子。参见《创世纪》第 2 章和第 3 章。

② 参见 Stocking, G. W. 1968.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种族、文化和进化: 进化史文集》), pp. 13~41. New York: Free Press.

③ 参见 Banton, M. *Racial Theories*, p. 29.